



万福桥传奇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平浩

“天全古寨沐朝阳，万福廊桥泛酒香。绮丽风光牵远客，海棠满岭着红妆。”

在重庆西大门荣昌东北方向与大足交界的地方，群山叠翠，逶迤莽苍，主峰海拔570多米的铜鼓山巍然耸立。铜鼓山下有铜鼓镇，铜鼓镇有一座廊桥，这是荣昌留存下来的唯一古廊桥。

据光绪《荣昌县志》记载：“万福桥，县北九十里，桥上有小庙，侧有文昌宫。”而今，小庙和文昌宫早已不在，只有万福桥依然。万福桥属木质廊桥，在古代桥梁中，廊桥是一种很特殊的桥，它将房屋与桥梁相结合。民国时期还留存万福桥头的功德碑所记，此桥始建于南宋，分别在明代万历年间和清代补修过，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。历经800年风雨而不倒的万福桥长13米、宽5.7米，除六面柱形石质桥墩外，其他的结构都是木质结构。整座桥分为下中上三个部分，最下面的部分是石质的桥墩，桥墩设计成六面柱形，能有效缓解流水的冲击力。桥墩上方是桥身，桥身上方则是廊亭。廊亭采用悬山顶的屋面，在栏杆外挑出一层屋檐，也就是俗称的风雨檐或飞檐，它不光使建筑看上去更加美观，还增大了遮风挡雨的空白

间，使桥体得到更有效的保护。

不用一颗铁钉，仅靠榫卯工艺，便可做到扣合严密。万福桥采用横穿直套、卯眼结合的梁柱体系连成整体，经800年岁月侵蚀，至今保存完好，体现了古人高超的木构建筑智慧。“榫卯万年牢”便是传统工艺在万福桥的见证。

廊桥上架有檩椽，小青瓦铺盖，可遮日避雨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廊街、廊桥。这座古廊桥，由五根直径50厘米大的优质柏木横跨溪壑，5米长、40厘米宽、5厘米厚的柏木板平铺于五根柏木上。在桥上望上不见天，望下不见水，犹如一艘随时起航的大木兰花舟。木廊桥构建虽简易粗糙，在荣昌区境内也是绝无仅有的。没有万福廊桥，就没有万福廊街，没有万福廊街，就没有昔年的万福场了。有了万福廊桥后，才逐渐向两边扩建，逐渐形成数百户人家的小集镇。

这座万福廊桥的修建，还有一段神奇的民间传说，还得从800多年前说起。

由于铜鼓山高，民间流传有九龙盘铜鼓、九龙下水之说。春雨来临，山洪暴发似疯狂猛兽，一条小沟壑隔断民众亲情，不少人为过河办事而丧命。传说万福桥上游二里处有一深潭，潭中住有一条孽龙，因修道数百年而不行正道，未能修成正果，专门兴风作浪危害铜鼓山下周边村民，只要村民修桥，它就掀浪来冲垮。村民们只有乞求上天神灵来保佑，来到凤凰寺求神许愿。当时在凤凰寺出家的惠然长老，立志要为村民除害修桥。他召集寺内众僧，讲明修桥的重要意义，要大家奔赴各地募捐化缘，将募捐交寺内专人保管，另一方面亲自带领村民疏通河道，带领村民来到孽龙潭除孽。村民们将白鸡、白狗之血和上大量雄黄酒倾入深潭内，手持大刀长矛准备屠龙。惠然长老左手持禅杖，右手行法礼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刹那间潭水翻滚，狂风大作，雷电交加，暴雨倾盆。在惠然长老的鼓励下，村民们也无所畏惧，齐声疾呼“屠孽

龙”。就在大家群情振奋之际，忽见空中金光一闪，接着轰隆一声巨响，大炸雷将深潭之水劈成两半，连河岸上的村民都被这劈来的波浪击倒。隐隐约约见潭底一条乌龙昂着头，正要往上蹿，只见惠然长老抛出手中禅杖大吼道：“孽障，还不伏法！”孽龙张着血盆大口喷出股股黑雾，向村民们扑来。惠然长老不慌不忙，手示法旨，指向飞天的禅杖喊了声：“着！”只见禅杖凌空旋转，迅速向孽龙飞去。只听一声闷响，孽龙被打落溪边。村民们一拥而上，用大刀长矛，砍的砍，刺的刺，终于将这作恶多端的孽龙除掉了。

惠然长老将众僧从各地募捐化缘的钱财集中起来，当地民众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选上等柏树木材，历时一年终将木廊桥建好。为感激惠然长老为民做善事，民众特在廊桥外侧，用紫檀木精雕有桥头观音与河神水母的供奉神像，以护佑一方平安。

桥既修好，取个啥子桥名呢？有人提议除了孽龙，就叫除龙桥或屠龙桥吧，大家觉得龙象征龙山、龙岭、龙脉，孽龙只是极个别龙之败类。又有人提议这桥与佛家有缘，就叫佛善桥或善佛桥。最后，惠然长老与大家一致认为，这桥给万户千家带来方便、带来福音，让子孙万代受益享福，最后定名为“万福桥”，桥名至今已沿用800多年。

惠然长老因年逾花甲，加之过度操劳，不久便卧床不起。有人提议去请名医为长老医治，长老连连摆手：“不必了，生死有命。我死后别无所求，只求将我葬于万福桥畔，让我朝朝暮暮与万福桥相伴我就心

满意足了。”不久后惠然长老圆寂，凤凰寺众弟子遵循长老遗愿在万福桥上游十余米处将长老安葬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曾发生过一段真实而巧合的故事。当时铜鼓山要新建果园场工程指挥部，需要大量木材。有人提议；铜鼓山石头多，用石头修座新桥给大家过，再把这全木廊桥拆下来修果园场工程指挥部，所需木材就不用愁了。当时五匠委员会派石工组包工头郑玉才组去建石桥、拆木桥。那天郑玉才带了几个人到万福桥上面河边察看地形，寻找奠石桥基位置，不一会便挖出一副完整的人骨头和一网棕丝。有人说，恐怕是以前修桥长老的头骨哟，那棕丝是陪葬的蓑衣，顿时将挖桥基的人都惊住了。随即他们收起锄头、十字镐就各自回家去了。第二天郑玉才因身体不适，就没带人去挖桥基。那天中午，乌天黑地，雷声隆隆，雨如瓢泼从天而降，郑玉才赶紧起身用谷草抢盖稻谷。突然，一个金火闪向院坝滚来，只听哗啦一声惊天霹雳，郑玉才应声倒下。待家人邻居们赶来时，郑玉才早已断气，浑身烧得焦糊。就在郑玉才被雷击的第二天，一起去挖桥基的另一位石工，在铜鼓山果园场放炮修公路，一块飞石落在他的头上，当时鲜血直流，被立即送往县城医院治疗。后来虽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头上却留下了永久的印痕。由于这两件事的发生，加上人民大众有维护木廊桥的心愿，民间中流传，这是惠然长老在护廊桥，这桥拆不得。从此，再也无人提拆万福木廊桥的事了。

万福桥经历800多年风风雨雨，木桥板上钉掌骡马踏桥而过，留下一个个不规范的掌印，那是万福桥历尽沧桑、见证沧桑、诉说沧桑的印记。



解码小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武玉强

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。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……”当这首熟悉的童谣在阴雨绵绵的四九天里轻轻响起，重庆也迎来了农历己巳年的小年。小年虽“小”，却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记忆与温情脉脉的家风传承。它不只是年节序曲的前奏，更是中国人对团圆、洁净、敬畏与希望的深情寄托。

小年的源头，可追溯至远古农耕文明对火的崇拜。灶神，这位玉皇大帝派驻人间的监察使者，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升天“述职”，向天庭禀报一家人的善恶功过。于是，人们以糖瓜祭灶——那黏甜软糯的麦芽糖，不仅是为了封住灶王爷的嘴，更是一份朴素而真挚的祈愿：愿他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。这一仪式，既是对神明的敬畏，也是对新岁顺遂的殷切期盼。

与祭灶相伴的，是岁末扫尘的古老习俗。相传古时疫病横行，尘垢滋生邪祟，神明遂命百姓于年终彻底清扫居所，以驱病除秽、迎祥纳福。自此，“扫尘”不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清洁，更成为精神层面的涤荡——拂去旧岁的疲惫与晦气，为新年腾出

一片澄澈明亮的心境。正如古人所言：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”小年的扫除，是家国情怀最微小却最真实的起点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小年是一幅温暖的画卷。清晨，爷爷已熬好糖浆，亲手拉制出红亮晶莹的糖瓜。奶奶则小心翼翼地将糖瓜贴在灶台边，口中轻念：“灶王爷，来年还请多多照拂，保佑全家平安。”我站在厨房门口，仰头想象灶神踏着炊烟升天的模样——他背负着一家人的祈愿，手提灯笼，穿越星河，向天庭述职。父母常在此时叮嘱我和姐姐：“做人要诚实守信，莫让灶王爷告状。”那话语轻柔，却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“慎独”与“向善”的种子。

小年亦是全家总动员、分工明确而又各司其职大扫除的日子。父亲爬高擦窗、清扫屋顶；母亲细致擦拭灶台、整理衣柜。我和姐姐则一边嬉笑打闹中收拾各自房间里的玩具书本，一边被父母笑着提醒小心别摔着。劳作间隙，全家人围坐院中，捧一杯热茶，任冬日暖阳洒落肩头。那一刻，空气里仿佛都飘着新年的香气——那是洁净、团聚与期待交织的味道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小年的形式悄然变迁。在重庆这座灯火璀璨、高楼林立的山城，人们或许不再亲手祭灶烧纸，但对团圆与迎新的渴望从未消减，同时以新的方式续写传统。如今的小年，可能是网络视频里异乡游子与亲人“云团聚”的问候；是

餐厅里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；是手机一点，糖瓜便由外卖小哥送上门的便捷；是预约家政服务后，家中焕然一新的轻松……形式虽变，但其传承的精神却始终如一。小年始终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对家庭的眷恋、对生活的敬意。

更重要的是，小年是一场无声的文化教育。在扫尘中，孩子学会“勤劳是福”；在祭灶时，懂得“善行有报”；在共同备年货的过程中，体悟“家和齐力”；在制作糖瓜的协作里，感受“团结凝聚”。这些价值并非通过说教灌输，而是在节日的仪式感中自然浸润，悄然融入血脉，成为家风的一部分。

古语云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”家风，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基因，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。小年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的一个重要节日，正是传递家风的载体。千千万万个家庭在这一天践行传统、重温伦理，不仅塑造了“小家”的品格，也共同构筑了“大家”的文化底色——那便是中华民族崇尚和谐、勤勉自强、重诺守信、团结凝聚的精神气质。

小年如约而至，穿越千年烟火，连接古今人心。它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，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记忆的锚点，更是每个人心底关于团圆与希望的最柔软角落。让小年的文化基因在时代的传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，让团圆与希望成为中华民族不变的情感纽带。

